

乡愁记忆

每年归乡“七天农”

□郭震海

诗苑



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十月总是很特别。迎来共和国的华诞后，尾随而来的便是铺天盖地的金色收获。尽管我在城中安家落户，工作生活了十余载，但庄稼和土地如烙印般早已融入周身流淌着的血液里，秋天一到，魂牵梦绕的总是金色的田野，成熟的庄稼，劳作的亲人。每年的国庆假期，当大家喧闹出游时，我便急切切归乡。

每一次归乡，脚踏着敦厚的土地，心灵顿感安稳；面对一株成熟的庄稼，总想低头去亲吻。在故乡那个生养我的小山沟沟里，换上宽松耐磨的衣裳，戴上一顶大草帽，挽起袖子，走进成熟的庄稼地里，当七天农人，做七天农活，帮亲人们收五谷。每年“七天农”，年年如此，十余载从不曾改变。虽说每年假期结束返城后，总是双手掌内起泡，月余难消，浑身肌肉酸痛，数日不减，脸上被认生的庄稼划出一道道伤痕，时久难愈，但内心是幸福的，这种真实

的幸福感远远超出身体的劳困。

站在金色的沃野里，身边的玉米、黄豆和谷子走向成熟，你会发现，高远的蓝天之下，辽阔的金色大地之上，就像一个宏大的金色展台。成熟了的谷子们穿着金色的盛装，弓着身子，头上顶着沉甸甸的谷穗儿，一个个尽管累得气喘吁吁，也不忘排列着整齐的方阵，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等待农人们的检阅，等待着颗粒归仓。一株株玉米，不管怀里藏着多大的一个“宝贝儿”，累得丢盔卸甲，也会将身子挺得笔直。阵阵秋风中，金色的躯干上金色的叶子迎风招展开来，“哗啦啦”发出金属般的脆响。黄豆子们最憨实，也很是可爱，身材原本就不高，成熟后更是矮胖矮胖的，浑身挂满了金色的豆荚儿。不过太阳一出来，就碰不得了，这一一株株可爱的小家伙们，似乎天生就怕痒痒，若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你一不小心碰到它们，它们准会“咯咯咯”地开口笑，这一

“笑”不要紧，嘴里含着的“宝贝儿”会丢一地，这会让农人们心疼死。记得，最初几年秋收，我总会忍不住就跑到了黄豆地里去搞摘透了的小豆荚，没少挨亲人们的数落。后来才懂得收割黄豆子，需要在清晨，此时的它们正闭着嘴还在酣睡中，醒来后，已经被农人运到了晒场上。正午时分，骄阳当空，秋收归来，女人下厨，男人们在等待吃饭的空余，总会去晒场上故意“逗”豆子们“笑”，在“咯咯咯”的笑声之中，饱满的金色“豆粒儿”会纷纷跳将出来。每年的这个时候，邻家一位李大爷总会拿一粒放在嘴里嚼，丰收的喜悦瞬间便会站在他的眉梢上。

三春不如一秋累。金秋美如诗，秋收却不如诗一般优雅轻盈。清晨，秋收期间晋北山区已经很冷，虽说这种冷没有冬天那般凛冽，但阵阵秋风吹过，亦足可穿骨。最淘气的就是那成群结队的小露珠儿们，在原野里，它们几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或贴在小草的叶面上，或躲在庄稼的躯干后，一个个瞪着亮晶晶的小眼睛，专盯着人，你若靠近，它们就会不容分说迅速钻进你的鞋子里、裤腿里，瞬间的冰凉会穿过全身。每年国庆假期，我和亲人们一道，在清晨迎着冰冷的秋风出门去收秋，往往人未到田里，鞋子和裤腿已经湿透。太阳慢慢升起后，露珠儿们倒是全跑了，睡了一夜的庄稼却会迎着朝阳醒来，醒来后的庄稼会变得很是认生。如在农人手里很是温顺的玉米，你若认为是认它们本就这般温顺可谓大错，它们高大的躯干上，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把

锯条，锯齿细小难辨却无比的锋利，划在脸上、赤裸的胳膊上，或是手上，疼痛钻心。

看似蛮可爱的谷子们也不好惹，它们的叶子比玉米的叶子还要强势，划伤之后，几日内奇痒难忍。倘若一片细长的谷叶进了裤腿里，要是不立即将这淘气的家伙拖出来，它会随着你的弯腰或起身，像是长了腿似的一路划着你的肌肤往上蹿。如果说清晨很冷，接近中午的太阳又如头顶扣着一个巨大的火盆子，烈日之下，汗流浹背，双腿就如灌了铅。特别是汗水浸泡着庄稼叶子划过后留下的伤痕，浑身又如长满了刺。苦累遮不住收获乐，汗水掩不掉秋欢喜。不管身体多么疲惫，看到金色的沉甸甸的收成，心总是欢愉的。成垛的玉米棒儿金灿灿，成堆的谷穗儿金灿灿，晒场上铺展开了暴晒的黄豆粒儿金灿灿，在金色的太阳下，天地之间流动着金色的光芒。秋收期间，曾无数次醉倒在那比黄金还要耀眼夺目的光芒中。无数次累极了，索性倒地，平躺在金色的玉米棒儿中，在金色的光芒中瞬间入睡，很快又会从金色的梦中笑醒。我曾仔细留意过农人们的表情，无论身边有人或无人，只要一接近这金色的光芒，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甜蜜的微笑。如果这一年的收成高于往年，看吧，他们会乐疯的，个个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且逢人就说道着。这种分享幸福的劲头儿是真实的、急切的、浓烈的，更是持久的。

从挥动鞭儿赶着牛车到机声轰鸣开进田地，秋收也逐步现代化，不

过再先进的机械化收割，也离不开人的操作。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秋天是“龙口夺粮”，成熟后的庄稼怕雨、怕冻，更怕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人们谁不期望着汗水能结晶、苦累变成蜜、心血可结果。所以，秋天的农人是“咬”着节令和时间赛跑，秋分节令一过就是寒露，霜降则虎视眈眈尾随其后，加之喜怒无常的秋风，捉摸不定的霜冻，秋收等不得、慢不得、拖不得，更懒不得。谁家家的五谷因人不勤没有做到颗粒归仓，被绵绵的秋雨浸泡变质，或被无情的秋风抢了去，大家纷纷指责不论，自我的心痛就会持续很久。对于农人来说，每一粒粮食都是珍贵的，糟蹋粮食就是作孽，是不可宽恕的。

每年国庆“七天农”，一次参与就是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练，一次秋收就是一次对生命的彻悟，也是人生之中一次最好的成长，更是我与乡下亲人们之间关系的一次融洽和提升。在外多年，乡下的亲人们没有因为我在城里而变得疏远，走向陌生，反而距离越来越近，交往越来越深，情感越来越浓。每年“七天农”，也让我这个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孩子，不至于走得太远，被浮华所迷失，忘了自己的根本。

其实，无论脚步行多远，生活多富足，如同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和爹娘一样，永远也不能忘记乡村，更不能忘记那敦厚的土地和五谷杂粮。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正是源于这无言的土地和醇香的五谷，那是供养我们这个民族一路浩浩荡荡、生生不息得以传承至今的血脉。



## 与十月干杯

□峭岩

——  
田野成熟了  
穗子摇曳在香甜里  
山脉披红了  
屹立在碧透的苍穹里  
人心沸腾了  
挥动着森林的臂膀  
对着我生命的神，十月  
举起八十年的陈酿  
斟满八十岁的春秋  
再加上一千片雪花  
三千河的浪朵  
我要与十月，干杯  
这杯庆祝山河永安的酒  
祝福人民开心的酒  
把一生的梦想和奋勇  
装进酒杯  
把村庄的悲苦变甜的血泪  
把母亲的拐杖折弯的倒影  
装进酒杯  
我要与十月，干杯  
酒啊，生命的酒  
它是血与历史的化合  
在时光中沉淀  
而我的酒是爱与爱的化合  
生与死的锤炼  
这杯酒是由死过几次  
又活过几次而酿的酒啊  
滴滴血泪声  
点点家国情  
它是我生命的太阳  
二  
假若你不了解我的生死  
不了解我的村庄的生死

就不会了解酒的味道  
是在一个早晨  
村庄和城市从睡梦中醒来  
天边有一抹刺眼的光  
那是一个大写的名字  
它叫：十月  
我们的土地和生命的所在  
我的故乡沸腾起来  
道路和庄稼舒展成鹰的翅膀  
三  
今天，与十月干杯  
不是我一个人  
我和故乡一起  
巡逻的路也来了  
戈壁的骆驼也来了  
钢枪举起祝酒的姿势  
我的身后——  
跨海大桥与深海隧道  
摩天大厦与村庄别墅  
穿山的高铁与游天的神舟  
大山天眼的神秘与地下油井  
现代城的华贵与披红挂彩的村庄  
都来了  
站成庄稼和大山的模样  
与十月，干杯  
就是祝贺我们的骨头和血肉  
祝贺一段不朽的时光  
我愿一千次醉了又醒来  
我在酒香里大笑  
我在醉酒里疯狂  
让泪水和酒水流在一起  
淌成大地的汪洋……

## 思念的厚度

□何丽凤

中秋的月光  
似银霜倾洒  
落在老旧窗台  
映出斑驳牵挂  
那扇熟悉的门  
半掩着往昔  
门锁的锈迹  
藏着岁月密码  
  
母亲在厨房  
忙碌成一幅画  
月饼的甜香  
飘满整个家  
馅料的饱满  
包裹深深疼爱  
如这月光  
浓稠得化不开  
  
父亲坐在椅子上  
翻看泛黄相册  
目光轻抚照片  
回忆静静流淌

过去的欢笑  
此刻耳边回荡  
像风里的歌  
悠悠婉转心房  
  
我站在庭院  
仰望着那轮月  
思念如藤蔓延展  
缠绕每寸时光  
月光穿透云层  
抵达故乡方向  
丈量着我与家  
思念的厚度  
  
月光拉长身影  
孤独静静绽放  
手中月饼  
映着家人脸庞  
这中秋的夜  
思念无处可藏  
在心底堆积  
一寸一寸生长

## 我想回家

□胡昌义

老了，老了  
我想回家  
回家看看生我的老屋  
回家看看养我的故乡  
老家是人生过往的起点  
故乡是儿时趣味的乐园  
上树掏鸟  
下河捞鱼  
山河沟渠任我闯荡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回家看看我栽的老榆树  
回家看看我玩过的豆豆  
滚过的铁环

老了，老了  
我想回家  
回家看看生我的老屋  
回家看看养我的故乡  
老家是儿时母爱的摇篮  
故乡是孩子成长的“战场”  
十来岁  
无忧无虑  
绕山架洼心情舒畅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回家看看家乡的新变化  
回家看看一起玩过的哥们  
再忆当年

## 十月花语

□徐子芳

高阳台·菊花  
旷世英姿，倾城洁色，秋容不负晚香。傲啸西风，满园粉蝶新忙。艳红淡白开烂漫，晓露凝，又是重阳。想长汀、一片飞歌，铁骨慨慷。  
当年战地今何在？但风雷激处、依旧昂扬。把酒骋怀，对窗远望橙黄。情深总与青春共，暮然间，瑞景疏狂。念芳魂、曾抱枝头，还舞霓裳。  
锦缠道·天竺葵  
抱梦冰肌，引自他乡新识。故依恋、有家山迹，几经风雨胭脂色。一派娇容，染尽千人笔。  
淡云浸晚凉，翠微秋笛。态缠绵、艳惊难觅。看今宵、真个春情，画里蛾眉影，敢与荷花敌。



### 心灵港湾

## 一抔行走的土

□周一

女儿从楼下垃圾桶旁捡回几盆枯萎的兰花。花盆已烂，细长的枝条上耷拉着几片皱巴巴的花瓣，像破了的气球，只有几片厚大的叶子还泛着些许绿色。

我拿起女儿的玩具锹，正想松动花盆里的土，母亲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她弯着腰穿梭在那几块菜地里，手中铁锄的锄尖上闪着耀眼的阳光。翻土，起沟，下种，浇水，施肥……母亲不紧不慢地重复着这些早被祖辈们重复了很多代的工序。耳濡目染中，我学会了如何把一粒小小的种子栽种成一棵大白菜，一个萝卜，或是一株芫荽。

花盆里的土不够，我得再找些。这才发现，在这离家千里之外、钢筋混凝土构建的城市里，找到一抔可以种花的土并非易事。辗转几条街，才从一个建筑工地带了些回来。当我把那些土铺在花盆里，浇上水时，它们却像滚水泼雪般瞬间坍塌下去。用手一摸，满是沙子和碎石，这不是记忆中泥土的模样。母亲菜园里的土，是那么松软、温润。女儿说，网上找吧，啥都有。我试着搜索，居然有众多售卖营养土的商家。

我用买来的营养土，种活了那几盆兰花。它们盛开后，我才分辨出来，有石斛兰、蝴蝶兰、天使兰……兰花花期特别长，慢慢地绽放，慢慢地凋落，一点儿也不着急。香随风动，幽幽地从阳台溢满整个居室。

春节，我回到故乡，走进新落成的拆迁安置楼——那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宅早已被成片的工业园代替。饭桌上，母亲不停往孩子们的碗里夹青菜，边夹边说，多吃点，这可是天台上种的。饭后，我跟着母亲来到楼顶，只见天台上被她改造出了一块块“菜地”：种着各种蔬菜的木制箱体，沿着围墙整齐地排列着。

我们临走前，母亲从楼顶菜箱里挖了一包土，拿起塑料袋裹了又裹，像包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说，不知道下次回来，这土还有没有了，带上它，这是根，别忘了。

那包土被我带回南方的家后，我如获珍宝，马上把它们放在了花盆里。故乡泥土的浅黄色，和其他盆里营养土的黑色有些格格不入。我每天浇水时，总会忍不住多看上一眼。

今年春节，又回老家过年。隔壁的邻居们也都回去了，人去楼空，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忙浇水的人。我只能逐盆浇了个透心，然后忐忑地离开。

待我节后返家，已是十来天后了。

一打开门，我便直奔阳台，目之所及，那些走前开着的花，一朵朵蔫在枝头，快成了干花。而那些叶子，也早已干枯。我立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此时，旁边的女儿却惊呼起来：“爸爸！爸爸！还有一盆活着！”

我被女儿拉到了角落里一盆花前。果真，那盆碧玉兰，娇嫩的花蕊周围，一瓣瓣米黄色的花瓣，倔强地伸展着。

女儿激动地说：“那是奶奶家的土！”



杨曼述 摄



### 直抒胸臆

#### 栾树花开

每年中秋前后，在南京的一些街巷，都会有黄色碎花铺满道路，密密匝匝、一片一片的，像金黄色地毯，让人不忍下脚。一场秋雨过后，小区里或街道上的“黄地毯”会铺得愈宽，愈长，愈厚，给行人更多惊喜。

有些人初以为这是落地的桂花，俯身去嗅，却无那种浓郁的芳香。不经意间抬头，会发现一些树的绿叶已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太阳光之下，格外显眼。这种树就是栾树。

隔了几天，那一团团、一堆堆金黄色中又现出一簇簇红色，从浅到深，红黄搭配，树冠变得愈加漂亮。红的是栾树的果实，因其形似灯笼，故又称“灯笼果”，也称“泡泡果”。高大的栾树上，一大堆一大堆“红灯笼”挂满树枝，远望近看，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因为栾树花期较长，往往一边开花，一边结果，花瓣铺满树下，硕果堆满树头，

别有一种丰满、充盈与喜庆之感。

在南京这个被称为“人文绿都”的城市，栾树的名气确实比不上高大的法国梧桐、挺拔的杉树，以及中山陵的松柏、鸡鸣寺的櫻树、玄武湖的桂树、老门东的凌霄、莫愁湖的海棠、南京大学北大楼的爬山虎，但它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市增一抹亮色、添一份精彩。

当秋天繁花不再的时候，栾树花悄悄地盛开，并将无数花瓣撒向大地，做了普通百姓的花毯，同时在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让人多了几分惊艳。有人说栾树之花寓意财富，有人以栾树之花比喻幸运，这些都是基于其与世无争、默默奉献的品质而言的。

#### 坛中格桑

南京大学主校区大门前，是年水马龙的仙林大道，其东端中央隔离带车辆调头处，有一个小花坛，每年这个时候格桑花盛开，很惹人喜爱。

其花似菊，但无菊花之浓抹重彩，也